

抗敵演劇隊第八隊

# 獨幕劇集

第一輯



500



1939

U  
102123  
43

抗敵劇團  
中文書  
第

抗敵演劇隊第八隊  
獨幕劇集  
第一輯

政治部抗敵演劇隊第八隊編

1939

# 獨幕劇集

(第一輯)

## 目錄

莫讓支那人知道了

王 逸

回 山

陳佩琪

撲滅漢奸

張毓后

# 蔣委員長抗戰言論全集

——再版出書——

本書由向愚先生編輯，將七七抗戰以來蔣委員長所發表的一切抗戰言論全部編入，內容異常充實，出版以來，備受讀者歡迎，初版未及兩月，早銷售一空，現再版無多，購者從速。

實價

報紙：國幣六角五分  
土紙：國幣五角五分

總代售 各地五五書店

# 莫讓交那人知道

王遠

昨（廿九）日年款

據：續東京雜誌不次的公路邊上的一個小鎮上。

景：一個自勤農家的堂屋內。

人物：

芥川：日軍士兵，曾在師團學校讀書，為人直爽，富反抗性，憤怒，久病鬱集在心頭，使

他奮發圖強。（二十一歲）。

田中：日軍兵士，曾與芥川一途同學，出自農家，為人忠厚，性懦弱，較保守，廿餘歲。

喜八：日軍兵士，智識較低，性粗莽，殘酷的戰爭使他放浪，成為極端的享樂主義者，三

十餘歲。

石村：日軍兵士，智識較低與喜八有同一傾向，但性格較弱，富同情心，二十餘歲。

隔島：日軍法兵，江戶出身，歷過多方面的生活，反戰者，二十八九歲。

老頭：窮苦的老農人，懦弱慈祥，六十歲左右。

那隊長之殘酷經驗四十餘載。

分隊長：懶俗，粗野。

其他日無兵若干入。

開春時，日兵谷川躺在牀上，老頭正跪在佛前祈禱，突然谷川將放在枕邊的一瓶藥水握在手

中猛然摔在地下，老頭一驚。

老頭：（起走向谷川）老弟！你怎麼啦？（發現）你！你把藥瓶打破了。

谷川：（不語痛苦的抓著頭髮）……

老：老弟！你不舒服嗎？你的病好點了吧？

川：（搖頭）

老：老弟，你面色很確，你很難過吧？

川：（猛然倒下）痛哭起來。（我後的）一張照片和零星物件都被擠落在地下）

老：老弟（驚異）你為什麼這樣呢？你為什麼把藥瓶摔破了呢？（同情的）老弟你不要難過，你

的病就會好的呢，你看你的東西都掉下來了（拾東西）

川：（仍哭不理）

老：老弟你不要難過，那位田中老翁就會來看你的，他一會兒就會把你今天的藥送來的。

川：不，我不吃藥，我寧願死……

老：不會的，這種酒不要緊的我們叫做打種子，通通就會好了！

別：不要好，這顯死。

老：老爺這說什麼話！老爺這是你的東西，放在這兒嗎？（將撿起的事物放在旁邊）

別：謝謝你，就放在這兒吧。

老：（放下）拿起來（強照片）還有一張照片，好幾個人嗎！

別：照片？（感觸激動）我的照片？

老：（老臉全不拿他當回事）對不起！我替你拾起來的。

別：（抱鏡的）不太老嗎？你要看好了！（給老頭）

老：（看照片）這上面好多人哪！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別：老頭！你看有我嗎？

老：有我嗎？哦！這個是你吧？

別：對！這個就是我！不戴我了嗎？

老：（想）還有點像老翁！你那時候亦很年青嗎？

別：這不過是前年的照片（回憶）那時候我十九歲我在師範學校，去年入伍，後、到滿洲（摸著

額上的綉紋感概的）戰爭，使我們憔悴老了。

老：（很有異味的看著照片）這是你一家吧？

別：（點點頭）這照片注視）

老：（摸著照片）這是你的父母？

頭：(滿頭感情的)老蒼媽呀……

老：你復記起他們以預位老人家都很麻健吧？

頭：(感動的)老頭沒得坐下來拉拉老頭睡床邊(老頭，你真慈愛，你就和我的父母一樣的慈愛

老頭)老頭沒得坐下來拉拉老頭睡床邊

老：老蒼媽有病我們難放頭(真)。

頭：(未解)老蒼媽已相識(老頭)也是我的兒子的人，我的大兒我的媳婦，我的孫兒可憐他們……

老：(老蒼媽)老蒼媽你別難放頭(真)。

頭：(老蒼媽)老蒼媽你別難放頭(真)。

老：(老蒼媽)老蒼媽你別難放頭(真)。

頭：(老蒼媽)老蒼媽你別難放頭(真)。

老：(老蒼媽)老蒼媽你別難放頭(真)。

頭：(老蒼媽)老蒼媽你別難放頭(真)。

老：(老蒼媽)老蒼媽你別難放頭(真)。

頭：(老蒼媽)老蒼媽你別難放頭(真)。

老：(老蒼媽)老蒼媽你別難放頭(真)。

頭：(老蒼媽)老蒼媽你別難放頭(真)。

老：(老蒼媽)老蒼媽你別難放頭(真)。

川：是呀，不是他，因為你不應該這樣對他，你放了他。

中：（急）……

老：……

川：……

中：……

問：……

甲：……你這還像話了！完全不是將使我這樣完全是因為一個真理，沒有人能理解，沒有人能誠意

的聽來解釋而使發出的憤怒！

甲：……你為什麼說這種話呢？難道說我不是你的好朋友？難道說我不願瞭解你？

甲：……你為什麼說這種話呢？難道說我不是你的好朋友？難道說我不願瞭解你？

甲：……你不要太急，我願進來瞭解你的話，請你慢慢的說吧。

甲：……我這大前使我了想了很多，瞭解了許多我們平常無法去理解的……同時也是我痛苦到了萬

分……

甲：……不是我要來打斷你的話實在也是你的話太難使人瞭解了！

甲：……你不要插話聽我說！你聽我說！……你老頭除去招呼我差不多空下來的時間都是度過的

……因為我的兒子媳婦孫兒就在我們來的時候迷散了，他每天都在祈禱他們平安。當我每

次去拜他拜佛，我就立想到我故鄉的母親父親，上次父親來信說（取信）「你媽近來每天除

去就是拜佛外就是拜佛，本來我是不高興拜佛的，但是我前天也到××社去拜佛了，現在我

們能有什麼辦法呢？

甲：……我們只有祈禱……早日把惡魔的安那狂報早日結束支那事變，你可以早日凱旋回鄉！

甲：……問中……是你……

甲：……問中……是你……

甲：……問中……是你……

甲：……問中……是你……

中：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川：日本的父母在戰勝佛早日征服支那，祈禱這一個屠殺勝利，中國的父母也在祈禱佛，使他們早日如願了。這一個屠殺，即與你，你真是個佛，你將怎樣辦呢？

中：哦……你想知道些，你有這些怪想頭？

川：是的，我現在腦中充滿了這些從前不曾想到過的怪想頭，在日本「到支那去」的宣傳鼓動我們，們的對支那來後一個一個地佔領，興奮着我們。屠殺，掠奪，迷惘了我們的理智，但在這

次精神我想到……

中：是的，現在大家的思想與從前不兩樣多了。

川：田中，我們看看吧在這次戰爭中，日本，中國無數的父母終日在流淚，悲傷，瘋狂，無數的子女，安睡在死亡，為什麼要有這個戰爭呢？是誰需要這個戰爭的？是日本的父母和中國的父母嗎？

中：那是日本的子孫和中國的子孫呢？他們中間有什麼仇恨呢？

川：難道說支那人民野蠻嗎？要我們來宣揚王道嗎？不，支那人是和平仁愛的，我們看支那的城

市鄉村，人民的一切生活的泉源，都在聖軍的炸彈砲火下毀滅了，爛地流着支那人的血，且

着支那人的屍體，這是我們仁愛的大和民族來宣揚王道嗎？是支那野蠻嗎？

中：（痛苦的）谷川，你為什麼這樣說呢？

川：我為什麼不可以這樣說呢？你看那一個老頭子是那樣慈愛的招扶我的病，實在是太感動了。



川：不，我根本不要吃藥昨天的藥我剛才已經揮掉了。

中：是你自己毒的。

川：爲什麼不是我自己毒的。

中：你爲什麼不吃藥。

川：很簡單，我斷死。

中：斷死？

川：死是一種痛苦的解決。

中：你爲什麼說這種話？

老：老頭，我看你把今天拿來的藥給牠吃了把。

川：老頭，你叫我吃藥嗎？

老：是的。

川：老頭，你不要我死嗎？

老：是的。

川：願意我病好嗎？

老：那當然。

川：老頭，你願意我病好了，來殺你們中國人嗎？

老：（無語可答轉過去呆住）

川：哈！哈！（大笑）

中：唉！你真是變態呀！——近來變態的人真多。

川：變態的人真多？不！只是我一個人變態吧！

中：大家都和以前不同，很多人在自殺。

川：很多人自殺嗎？

中：杉木太郎知道嗎？

川：杉木禎井？師範學校的同學？

中：對了，他在九江自殺了。

川：是什麼呢？

中：九江慰安所成立的第一天，杉木去玩耍，買了一張二七號的票子，他去看，你猜二七號票子

是什麼人？

川：是什麼人？

中：是他自己同他的姐姐！

川：他的姐姐成的管妓？

中：是的，他的姐姐本來結婚已經多年，他的姐夫在喜風口戰役戰死，她在青島紗廠作工，這一次

她變態，所有青島日本工廠全部停閉，後來又被支那兵撤退時破壞了，他就失了業，他無法

生活，她就寫了這管妓，關到中國來。杉木遇到了她姐姐，他們倆痛哭一場，後來不知道怎

被帶出來，個人三齊自殺了……

呵！嚨！在這種戰爭中製造了多少想不到的悲劇。還有什麼別的自殺者嗎？

中：有的，但是消息都封鎖了，昨天梧州分隊長葉副團長葉副團長……在葉副團長的話中，可以知道自殺者一定很多，他反覆的說：「真軍戰死是光荣的，自殺是甚可恥的。」

用：……戰死是光荣的。

中：……這話說到最近有好多少反戰者在皇軍中活動，使皇軍很動搖，將要有一個徹底的崩潰。

用：……你這話真有味，「反戰者」，我們分隊連里有反戰者嗎？

中：……我聽後，不過聽說在我們連兒發現「反戰」的宣傳品。

用：……那不是有反戰者嗎？那宣傳品你看到沒有？

中：……沒有看到，就是見到誰敢看呢？……

用：……那宣傳品上不知說些什麼？快拿一張我看看就好了！

中：……這宣傳品這很危險呀，谷川，你今天說的這些話給別人聽見都很危險呢。他勸現在到後在……偵察反戰者呢？

用：……那怕什麼？

中：……你這今天說的這許多都是反戰的思想。

用：……反戰思想，我還願意做個反戰者哩！

中：……谷川，你不要說了，你這話該人聽見了真是太危險了，你還是把這票趕快吃了吧！老頭把水

換一碗。

川：我不要吃。

中：你為什麼不吃呢？

川：我為什麼要吃藥呢？（老頭把水送來）

中：（遞水）你怎麼說這種奇怪的話呢？在這一帶地方誰沒練行權利？誰就計死這罪刑成廢？

半數，雖然你是沒有關係的，但也不該保重身體。

川：將死與不死有什麼分別？我們為什麼去參加這個無理的戰爭去戰死呢？

中：我不知你為什麼說這話，不管怎麼說，爲了我們的父母，我們也要保重自己的身體。

川：爲了我們的父母？我聽到戰爭結束歸國的時候，我們的父母也許早已餓死或是受傷死了！

中：谷川你為什麼要這樣想呢？

川：你以為這是老不死的家嗎？

中：唉！……這番話聽去不過我們也不應當往這方面想。

川：這倘若我沒有這親家裏的信？還有二種不帶的領運來。

中：這不帶的領運，個人沒有信，大家都有信，聽說這軍的運送，軍隊中運送，軍隊中。

川：近來遊擊隊很利害嗎？

中：是的，最近一劫，遊擊隊汽車就被遊擊隊劫去，這星期大家伙食都成問題了，我們那些罐頭牛肉

都讓中國遊擊隊吃了。

川：遊擊隊，皇軍到處遇到遊擊隊。

中：幾天沒有肉吃太窩的停精更壞了，哦，告訴你石村，喜八，每人出去找吃的東西去了要是我

：那也會到這兒來找老頭弄的。

前：他們倆又出去撒野嗎？爲什麼不勸阻他們呢？

中：有什麼辦法呢？皇軍的憲兵也沒法禁止這種行動，

（外面有機關的響聲）

老：飛機嗎？（大家靜聽）

中：哦！汽車！汽車！運糧汽車！皇軍汽車來了！

川：你去看有沒有信！

中：好！我就去看你趕快吃藥吧，好我走了。（下）

老：老爺，開水冷，在這兒你吃藥吧！

川：好！你放在桌上吧，我要起來走動走動。（起身）

老：我來扶你吧！（上前）

川：別嚇你。（下床）

外邊的響聲

☆石村：田中你難兒去你回來啊！

遠遠地：我去看有沒有信。

喜八：我們打到鷄，還有酒，來啊！

村中：好我一會就來。

村：還有豬腳三郎他說要來吃鷄，你帶他回來。

喜：但是只有一個人來，再多的不行了，石村與喜八得意的走過來，喜村提著兩隻鷄喜八拿著一

瓶酒。

村：怎麼汽車上會有這麼多兵。

喜：大概是誰讓軍隊保護軍的。

村：不是的吧，我看車里好像分隊。

喜：對，我看見後面那車里是海軍隊。

村：哦，谷川你起來了，好了嗎。

川：好點了。

喜：好了，就好了，雞，還有酒。

村：老頭替我們把雞煮一煮還像上次那樣煮。

喜：上次煮得趕。

老：是呀（老頭提雞下）

喜：谷川，酒喝？

川：我不喝。

喜：不喝，酒是好東西，哈哈……（自己飲）

川：石村，喜人你們這樣快樂嗎？（兩人一怔）

村：快樂嗎？

喜：快樂，快樂。（慘然的笑）你替我這種怎樣打聽的。

村：他們覺得真妙啊！

喜：他們兩隻鷄窩在一個盆里盆上還着個衣服在她家里找半天找不到好吃的東西石村僅僅的把

喜：褲子踢兩隻鷄跑出來了。

村：那一個老太婆還跑過來纏兩隻鷄。

喜：我把刺刀對着她的鼻子，她就向我後頭一看老太婆拿去。（仿老太婆聲）哈哈支那人，支

以：那人。

村：我怕的是這一帶最後的兩隻了。

喜：（得意的）我們今天玩了花姑娘。

村：這總得更妙呢。

喜：找到過鷄以後，我們又到別處找東西在一家我完了走了出來，在阿京堆里帶來一個花姑娘頭

村：一看我們就往里頭躲。

喜：可是我們已經看見了，我們把槍拉進屋里去。

喜：花姑娘，好的，胖胖的。

村：不過，你後來找到酒的那家屋裡地下躺着刺死的花姑娘，我看見心里很難過。

喜：今天那群賊叫我們並沒有殺她，我們這替她穿好了衣服……

川：（一直聽着憤憤到了極點）你們以為這些是光榮嗎？

村喜：啊！怎麼？

川：你們不以為這是可恥的麼？

喜：谷川你說什麼？

川：你們為什麼這樣對待支那人？

喜：怎麼？你同情支那人嗎？

川：是的。我同情支那人我同情這些被殘害者，你們想我們和支那人有什麼仇恨？我們為什麼要

來掠奪他們，折磨他們，屠殺他們？為什麼？這還值得麼？

喜：……這很簡單。我所以前常常說這是一「戰爭」！

村：對了戰爭使我們這樣做的。

川：戰爭？這僅僅是戰爭？為什麼？為什麼要這樣殘酷地對待支那人？

喜：你們有沒有聽過，假使支那軍隊開到日本，屠殺的是我們的父母，強姦——假使你們今天那樣

強姦的是你們的妻女？不是他的媳婦？這他們會怎樣？你們會怎樣？你的母親跪在地下哀求

……支那軍拿屠刀對着她的鼻尖，假使那樣，你們怎樣想呢？

……

別：我們現在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村：（激動地）戰爭！

別：我們打麼？不可以這樣做呢？我們到支那來今天或是明天不是該死就是餓死，在我們沒有死

中以前，我們爲什麼不可以快活呢？

別：這還是真的快活嗎？這是合理嗎？

喜：給你們去這可。這一個戰爭早把我們的一切理性喪失，戰爭要我們破壞，戰爭造成我們破壞

注：我們愛好破壞！我們要破壞一切。

村：是的，這都是戰爭造成的。

別：那麼我們爲什麼要參加這個戰爭呢？

喜：你是被殺者嗎？

別：我願意做個奴隸者嗎？因爲三頭官路時時一罰來麼？（從中三頭官路進門口，從門裏發

喜：（對中）那裏有傳單嗎？

別：什麼？你聽他傳單嗎？

村：是的（從身上很慎重的拿出來）

別：那兒來的？（仔細地看傳單）

喜：他從路上新來的（兩個有與他的接過來）

村：這樣看這傳單，要是外面有人來，誰到門口看呢？

喜：好，我去看吧。

加：（舉）親愛的士兵同志們，我們——

喜：哦！他來了（村川急忙藏起）

村川：誰？

喜：田中三郎來了，田中你來吃雞嗎？

村（北門門外）我們還有酒呢？

喜：怎麼？田中，你不高興嗎？關島三郎有沒有帶你一員來嗎？（田中三郎出現在門口，垂頭喪氣

的，手中拿封信）

加：信，有我的嗎？

喜：沒有。

村：有我信嗎？

中：恐怕也沒有。

喜：你為什麼不高興呢？

中：

加：是到時候了。

村（點頭）：是。

喜：加，說什麼？有什麼不幹的事嗎？

中：你們看去（柱）樣過來罷。

柱：（大家圍着過來看）

柱：（圍信）「我們告訴你是最近兩次收獲的米糧在夏季雨水終止時候已要賣完了，在二月二十日以前二月二十日這些時候大雨傾盆，而這正是稻子成熟的時候，因為這樣所以收成就比往年要少十六錢（斗）我們把米賣了，因為一漲錢，米都跌了價，多要錢也賣不出去，現在落得自己不能不賣米罷……」這樣地租就沒有總而以前後下來的東西都已吃光了說到地租你們知道是賺到收成三分之一，昨天晚上大谷先生的管家跑來說。如果到春天還不繳租就要收回租地了。情形既這樣我們就決定減少家里吃閒飯的人決定了把女兒嫁子賣給大板技院老闆說田先生不講定期限先付兩百元現錢五十塊錢在寒冷時三個月內交清你可以知道這樁出賣的條件沒有賣去年出賣我的女兒在子那樣好，我們求過了神往稻成廟去燒過香求神保佑後過冬天……」

中：（田中伏在桌子上哭出了聲來沒聽見聲）

中：這下面幾行為什麼用烏墨塗去了！

中：據說是縣縣長檢查時塗去的。

中：爲什麼要塗去？

中：因爲反動思想。

中：難道說我們父親會反動思想！

中：我們爲什麼沒有信？牛給加香扣下了嗎？





分：稱爲三鄰吳（或說成三鄰吳）。

島：有錢的業發更別把高嘉品壓起來吧。

分：稱島三鄰吳業發到到全商法談話與

聯：陳炳顯島三鄰吳業

島：是的。

聯：（對安兵）快走！

島：媽去聯除滿，爲什麼快走？

聯：陳炳顯反賊者！

島：不！我並不是反賊者！

分：聯炳顯查到你的媽，並且早就有人偵察你。

聯：現在不哭和他說去逃走！對聯水你個看伏擊者準備（業發）無錢去別到州中島島率也說

島：大家看我的信，這是我寫來的信，信上畫有大口口

聯：不！是他手上的信，對川）拿出來。

分：（幫不助）聯着他們！（黨兵圍上拿川身上的宣傳品給聯除長）

聯：松松反賊者，給黨反賊者，把他們全快走！

島：（反抗的掙扎）爲什麼在條件要逮捕我們？

聯：爲了亂軍沈惠源，聯除聯除聯除聯除聯除！

老：（從內出喘着氣）老爺們辦好了，（一發）呵！你們！

聯：（命令）立刻快走！老頭！

老：是，老爺走向前聯隊裏開手（槍打老頭，老頭應身倒地）

川：（掙扎回來）為什麼打死他！

聯：爲的不能讓支那人知道！帶走！

島：（高呼口號）日本士兵同志們掉轉你們的槍口（衆應）全世界反戰者，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

國主義！

（衆應着兵擁着衆人下）閉幕



# 回山

王逸  
陳佩琪

時：一九三八年秋。

地：江南廣南，已失去的國土上農村裏。

人物：

母：五十餘歲，懦弱慈愛，指佛。

孫宏：五歲，那給四五十餘歲，一個庸俗世故的婦人。

孫鳳英：宏母的姪女，未婚的媳婦，十九歲，原先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被嚴厲封建家，神經錯亂。

姑：宏的異母姨子。

山長壽：宏的七三三歲，其直。

李標：（四三）農民出身，後過江，大，聰明強悍。

日：標的相。

景：這是家鄉的懷憶，那懷憶時，宏右前方是大門，左後方有個通內益的門，左前方置置了。

佛案，牆上掛着觀音菩薩，右後方擺着一張方桌，桌旁圍着幾張凳，右方牆邊放着米稻籃竹筒等農具。

室內靜寂地，只有母親一人捧着一個篩子在擗着米，時時從這播動着的陳米中抽出小米來丟向簸箕裏，突然外面一聲槍響，母親恐的停止了工，慌作神站了起來，傾聽着外面的動靜，接着又是幾聲緊急的槍響，和迫趕的聲響，母親張的魂飛魄動的心跪倒在佛案前。

母親戰戰兢兢又起來了，（谷草祈禱）菩薩，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苦難保佑我們，（敲擊的）哦，兵發沒有回來（自慰地）沒有事的，救濟事的，菩薩保佑我們不平安的過下去吧，化災化難的觀世音菩薩，我們再經不了災禍，菩薩，救苦救難的菩薩，保佑我們。

（鳳兒像幽靈似的從內室走出來，蓬鬆的長髮披散在焦黃瘦削的面上，失神的雙眼茫然的向左右竊視着，只是癡癡在那動着，好像阻咒語，但聽不見聲音，兩手直垂着，右手無力的搖着一個雞毛掃帚。當母親發現鳳兒出來，立刻停止了祈禱）。

母：（走向鳳兒）鳳兒，怎麼又出來了，（鳳不語）鳳兒你快進去吧，鳳兒（慈和地）聽姑媽的話趕快進去吧！你聽，剛才又放槍了，那是鬼子兵的笛，鬼子兵裏來，你快進去吧……（鳳兒像懂解母的話，看了看母）

母：（搖着他向內室去）鳳兒，乖乖的進去吧，（鳳兒剛至內室門前像發現了什麼似的，突然的掙脫了母親，恐佈的避向佛案前，母被他這樣的動作也驚慌的失了色，恐佈的向房裏探望，但沒有發現什麼，轉向鳳兒）

母：風兒不情，沒有什麼，你看菩薩在這兒，索性是不敢進我們家門的。風兒進去吧。（風不應仍是驚恐地）

母：風兒，那些你替菩薩來磕頭，菩薩保佑你病早歇好。（推窗風兒向佛堂，風却反背席佛像倒在

佛堂上）

（急深地）風兒，你怎麼這樣，快快過來阿菩薩磕頭。（合掌向菩薩禱告）（打鼓志驚的菩薩不要見怪，風兒是有病的人請饒恕了她吧，風兒快起來呀，快起來吧，不能再衝撞菩薩了）（拖風向菩薩磕頭）（那婦在外叫王大媽在家嗎？）（應聲推門而進，手裏拿着一扎紅紙張張的草條）

母：哦，是孫家娘子。

孫：是呀，孫大媽請你幫我扶她進去吧，你看這樣坐在佛前，傷了菩薩怎麼得了呢

孫：阿彌陀佛，菩薩不見罪無心的人，這姑娘是有病呀。（扶座）

母：風，進去吧，與孫強扶風進內，突然裏面風兒發笑起來，這笑聲延長到幾分鐘最後轉成哭聲

，母與孫制止她的聲音，後來笑聲漸停，頓與孫出。

母：（長嘆）唉，孫大媽，我這日子怎麼過得下去呢？

孫：大媽不要急，聽到橋頭自然直，天無絕人之路的，你不要太難過。

母：大嫂坐吧，

孫：不客氣，（坐下）大媽，我老早就想過來謝謝你了，看你大難臨頭過去，俗語說得好災難事



孫：這姑娘受了那場陣，又氣又快，再親眼看見自己的爸爸媽媽給日本兵刺死，怎麼會不得瘋病呢？我想日子久了，他忘了慢慢的他的病也就會好了。

母：（感嘆地）唉！這一場災難，真一場劫，唉！可憐兒自小便嬌生慣養的，想不到那樣聰明，倒用孩子會弄成這樣子。

孫：唉！這怎麼談得，那幾個牛樣的日本兵槍流的跡跡。當然，不死也要脫層皮了。噢！聽說那亂賊又是個道士又挖出他的。

母：是呀，聽說日本兵退了以後，人家把誰同誰爸爸媽媽，一起拖去埋，坑已挖好就要把他放下，去，突然掉了一口氣，才知道他沒有死，後來他們把埋的挖起來，這以後又沒有好的調養，

孫：直等到我們從山裏回來才交給我，可是已經成這樣子了。

母：是呀，這交給你那才不像個人呢？現在真是好得多了，雖然說你的父母去世可是還有你這姑娘，又是他的婆婆能這樣的照顧她，疼愛她，她這算是得救了。

孫：可是婆婆能不見好，我的年紀又大了，世道又是這樣不太平，吃沒得吃，穿沒得穿，這以後，真不知怎樣了。

母：（過去欲拿藥）孫，以後的事誰能說得準，你不必太煩那些事了，我看把藥趕快給感弄了吃，現在我就幫助你弄吧。（醫過去）這那行呢？米還沒有收，飯也沒煮，長我回來吃什麼呢？藥請好你做飯好別

弄吧。

孫：（轉過身來看米）怎麼今年的米倒生出了嗎？

母：那裏，你不知道幾天鬼子在換家的泥米壓。做我們小戶人家也要派兩担米，你想我們從山上回到家裏，粮食不都被糟蹋完了嗎？好容易東撈西擲的才湊齊送去了，可是自己就沒有吃的了，現在只好把缸底蒸陳米拿出來吃。

孫：是嘛？我家也派到三担米，你看米裏生了許多虫，你還是快點去弄藥，我來幫你檢出吧！

母：那真是多謝你，唉，長家出去還沒回來，風丫頭也不能做事，這許多事我真是應不過來；（

起來去拿藥）。

孫：要狂到那兒去了。

母：他一早就出去買良民證去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呢。剛才外邊又放鎗，長發在外面，我真不放心得很。

孫：是嘛，聽說外面又不平安了，有人說日本人在抓壯丁。

母：（驚慌的）抓壯丁了，有了良民證不會抓了吧？

孫：道誰知道呢。這種世道還不是過一天驚一天嗎。大媽我看你快把藥弄了給鳳姑娘吃吧！

母：是嘛是嘛，藥就這樣煎嗎？

（孫在攪着米，母拿滾筒橫洗後，又將藥打開放入罐內擱在一良小灶上煮，長發急忙忙

長：媽，哦，球火棧也在這兒。

母：孩子，這是誰買來的嗎？

孫：良民證沒有買。

母：（很急的）為什麼不買呢？

長：良民證要賣五塊錢一張呢？那個日本人說少一個錢也不賣。

母：那怎麼好呢？我家只剩了這四塊錢了。

長：這怎麼辦呢？不要買吧。

母：那怎麼行呀，你不是說沒有良民證出去就會被鬼子當漢奸處罰了嗎？

長：那末，我們沒有錢，怎麼買呢，他連少一個錢都不賣，別說我們少一塊錢了。

孫：長，你別那麼直心說兒了，再可以想別的法子。

母：唉，大瘦子，在這種亂過渡的時候，到了那兒去想法子，哦，孫大瘦子，你可有什麼法子嗎？

孫：我那兒有法子？（想了一想）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也許可以幫助你們點兒。

母：在這時候，誰能幫助我們呢？

孫：趙大叔那人很好，他也許能幫助你們點兒錢。

母：事到現在，也只好向他想想法子，長發，你就趕快去吧。

長：遲遲不前那你知道他肯不肯呢？

母：啊呀，孩子，你就去一觀看看吧？

孫：對了，長臉，你就不要三心二意的了，快去罷，我想起大叔那個人一定會幫忙的，快去，快

去罷。

孫：孩子，你就趕快去罷，快去罷。（把他向外推）

長：好，我去，可是，要借不着，我就再回來。

孫：別呀，你就不要多囉嗦了，去罷。（長剛走到門口，母又急叫着他）喂，孩子，外面到處在

抓壯丁呢，你錢借着了，買了良民證就快回來。

長：（答了應聲就下）噢！（母望長去遠才回來），面上很憂鬱的吞起了雲的藥，走向藥罐前攝

孫：（擦着長的手）

母：大兒子，我看這藥也差不多好了。

孫：我看這藥漸漸走向藥前，還要煮一兩時就好了趕快給他吃吧。（將身上手巾的米灰拂了拂，想

起來待的時候很久，起身欲走。）大媽，你看我，我就是這癩一天，我也要去了，小寶的病

，還不知怎樣呢？等一會你就快把藥給風姑娘吃吧（孫走向門口，突然的迎面顯出一個鬚髮白

，蒼蒼，衣服破舊，手持拐杖的科流子，隨聲的嗚嗚着。）

老：太太，行劃好罷。

孫：別呀，這個老科流子嚇了我一跳。

老：太太可憐可憐我呢，把碗飯吃吧。

孫：走走，我們都要煮着飯吃了，那兒來給你吃呢。

乞：別呀！太太你行個好，修子修孫的太太給我一口飯吃吃吧。

孫：你這要飯的，真是，說沒有得給，你就走了，還老等在這兒要，走，走走，（乞下）

孫：大禍，我也遭了。

母：你再坐一會好了。

孫：不，我回去還有許多事呢。

母：好，沒事來玩兒，（孫下）（母走至碗櫃前，拿碗倒飯，乞又回來）。

乞：老太太，我求你行個好，把我一點吃，我實在餓得走不動了（慢慢的走進室內）

母：明呀，你想要飯的，怎麼這麼不懂規矩，要飯都要到屋裏來了（乞漸漸逼近母）

母：你怎麼了？你到底要怎樣？

乞：（向房裏望兩手將門關上）

母：（很驚慌）你到底想怎樣？

乞：王大媽，你不認識我了嗎？

母：這才奇怪，我怎麼認識你。

乞：你老人家不是王長童的母親，王大媽嗎？

母：是呀！真奇怪，我怎麼不認識你呢？

乞：（想起自己的奇技，很快的拉去自己的新褲帶直了腰，走向母面前，）王大媽你這認錯了嗎

吧！

母：（又驚又喜的）噢，原來是你，李標，你怎麼樣下山來的？

名：我要緊事下山來的。

母：你們不是留在山裏打游擊，不肯下山來的嗎？怎麼又回頭呢？

名：我正是爲了打游擊的才下山來的，不然我爲什麼裝作要飯來呢？

母：你這樣不危險嗎？你們都還好嗎？

名：不要緊我們現在都幹得很好。

母：我們下山的時候，你們不是正鬧着沒有吃得嗎？

名：不，現在我們都有了辦法，早先時鬧過日本人幾次車，下山到日本倉庫裏搶過一次糧，現在

糧食都夠吃。

母：噢，止一次在吳家壩搶糧，就是你們嗎？

名：對了，我聽說在這一帶日本人在了很多的糧，我就爲了打聽這件事才下山的。

母：是呀，就是我們各家各戶的糧食被他們收去的。

名：怎麼他們已差派你們出糧了嗎？你們下山來的日子好過嗎？

母：漸漸，李大哥，別提了，剛下山來的時候，日子倒還好過了，後來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才來

的時候，明白了是什麼都不做的，到現在，什麼都是硬派，什麼事都要亂拿，噢，李大哥聽說

現在又要抓壯丁。

名：下山的時候，不早就對你們說過了，那時你們那會相信，要長發呢？

母：翻山去買肉，還沒有回來。

父：就升着良民証了麼？（對地）。

母：聽說日本人手下逼着買了良民証就可以安居樂業了。

父：哈哈，良民証，亡國奴証，王大媽你還要受這種欺騙麼？在下山的時候，聽到人家向你們說

可以在日本人手下安居樂業，現在，你們是安居樂業嗎？（外面有緊急的脚步聲，隨即就是

緊急的敲門聲）。

母：誰，聽呀！（外面不應，仍舊是緊急的敲門聲）。

父：不好！恐怕是來捉我的，快，快快給我藏起來。

母：啊呀！這怎得了，這怎得了。

父：你別大聲說話，你不要慌，不要緊的，你別趕快把我藏起吧！

母：你快進去（忽然想起區兒是瘋子）。

（父很迅速的整理了那些髒器進門，外面的門聲更緊急，母驚慌的去開門，衝進一滿面血跡

的慌張漢子，氣呼昏迷的在喘息着）。

母：你是什麼人。

漢：老太太，求求你，求求你快把我藏起來。

母：我不認識你，怎麼把你藏起來。

漢：老太太，求你救救我，救我，救我，他們在追我，求你趕快把我藏起來。

母：你到底是什麼人。你快出去吧！

張：不，不能，不能讓我出去，求求你（張跪下）求你救救我，不能呀，不能讓我出去，他們在抓，我讓我難起來吧，好太太。

母：你起來好好說，可憐啊，誰要抓你。

張：日本鬼子追我，我已經是被他們抓去了。

母：日本鬼子爲什麼抓人呢？

張：他們抓壯丁開上火鍋，去打槍們中國人，我逃了，他們追，他們開槍打，噢，他們要抓我，他們要把我送到上前線去死，去死，（內鬼兒慘厲的罵叫聲）。

張：（驚）什麼人。

母：是我的瘋子逃跑了，（走向開去）。

名：（在內緊張地走出）王大媽。

母：不要緊，那是我的瘋子，你快出來吧，這個人也不要緊。

名：（出）

張：（一聲）啊呀，他是什麼人。

母：不要緊的，他是瘋子。

名：王大媽，你怎麼。（急止母再說下去）

母：噢，我大意了，不過也不要緊，他是被日本人抓去的壯丁，又逃出來的。

張：歡迎軍隊，那好極了，你快救救我吧！

李：現在我有什麼辦法救你。

張：不，不，你救救我，我不願給他們抓去送死，我不願那樣去死，我願跟你們打游擊，打游擊。

我不怕死。

李：從前我們勸你們不要下山，和我們一齊幹，可是，什麼也留不住你們，你們要下山來過太平

日子，現在，你們是過的什麼一種日子。

張：這我們沒有想到，他們說下山來，在日本人手下也是一樣的可以過太平日子，又不交稅，

吃：那都是美好的鬼話，你們受了他的欺騙。你們想，假使誰在日本人手下過太平日子，那麼：

……（外面有敲門聲，大家驚慌起來）。

張：不好了，他們來了，老太太快把我藏起來。

李：啊呀！這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外面的聲音，敲開門呀，開門）。

張：哦，不要緊，是我的兒子回來了（去開門）

李：啊！媽，這是什麼人？

張：（迎上）長哥哥，你不認識了嗎？

李：哦！李長哥哥是你啊！你怎麼會下山來的。她（指張）是跟你來的麼？

張：不是，我躲在你們這兒，求你們救救我，我姓張，我叫張大。

名：慚是被人抓去的壯丁，緣在這兒的。

母：孩子！外面在抓人！你良民證買來麼？

名：買來了。（將良民證給母）

母：就是這麼張東西，也要五塊錢，孩子，你快把褲褂起來吧！外面在抓人呢！

名：甚麼我來找你！是有事跟你談的。

張：好好！李大爺坐下來，（對張）張大爺你也請坐啊！

張：不不，他們恐怕，就要來了，李大爺，你趕快救我走吧！我要跟你到山裏去。

名：好，我馬上脫兩句就走。

張：不，你們現在恐怕不能出去剛才我回來的時候，看到那邊亂亂的像在被抓人。

母：那怎麼好呢？你們不能躲在我這兒。你們趕快走吧！你是游擊隊，你是逃難的壯丁，給他們

到這兒來，怎麼得了呢。

名：王大媽：你別急，我們決不帶累你的。甚麼我跟你說，我看你們這日子早晚是過不下去的。

母：你們是不是回到山裏呢？願意嗎？現在糧食子彈都有了辦法。

名：真的嗎？你來找我們回去嗎？

母：不不不，他不能去，我祇有這一個兒子，我還有個媳婦，不能跟你一起去，我們現在買了良

民證，是不緊要的。

乞：良民證沒有什麼可要抓還是——我的抓，與其給他們抓去打我們中國人，去送死，爲什麼不起來自已炸。

母：不，他不能去，你不能害我的兒子，你們趕快走吧，你們不能帶累我們一家，你們快走吧，你們快走吧。（推他們）

乞：好好，我們就走，我們就走，不會帶累你們，你們不見得好過日子。（向長）你自己想想看，長發，我現在不勉強你，假使你逃不下去，你願回到山裏，我們還是要你的。（向內走去）

母：（急忙快走）你，你爲什麼跑到裡面去？

長：裡面還有我的帽子和假新鞋。

母：你快拿走吧，你趕快拿走吧。（李入內）長發來，快把良民證掛起來（母還在替長把良民證掛在身上的鈕扣上，李突然的退出，瘋媳婦也叫的追出來）

長：（憤怒的追李）你，你你你，你來了，鬼子漢子……我，我不怕（母長急忙的翻着風）

母：（瘋）——頭，你怎麼啦？

長：不，他不是鬼子兵，你不要亂鬧，他是遊擊隊的李標。）

母：（瘋狂的的揮扎着）鬼子兵，你，你爲什麼殺我的媽，（哭）我要我的媽……我要我的媽

啊，媽……媽……

母：你不要這樣鬧，外面在抓人：長發，你快把他推進去（對李強）你們快走啊，你們快走吧。

長：（突然發現了頭，奔過去抱她抱）哦，爸爸，爸爸……血……血……爸爸你流了血……

血，你迷了血，哦……刀……刀……刺了你……血……母長把繩放開，但繩綁

扎着，我要我的爸爸媽媽……我要我的爸爸媽媽……

長：別呀，你放手別，你快逃去，唉！真是要命。

母：你們快走罷，你們快走罷吧。

（李媽正要出，外面的狗聲叫起來，夾雜着說話的聲音。）

張：哦，他們有人來了。（回轉腳步就奔回內室）

乞：哦，他們真往裡邊來了，長發，快想辦法吧，你們有條門嗎？

長：沒有。

母：長發，你快把風了頭纏起來，你不緊緊，你是有良民證的。

乞：長發，你暫時躲一下吧，良民證是沒有用的，來，快來吧。（弄下，長發欲下）

母：（拉住）長發，你不能讓他們，跟他們走太危險了，你有良民證，不要緊，我們是好好的老百姓，不要緊的。（外面緊急敲門來）。

長：他們來了，他們要抓狂了。

母：你不能走，還有風丫頭，你得顧他，我只帶一個兒子，他們不會抓。

長：（鎮）恐怕不行，（外面把把緊急的敲着門狗在吠着，還其中夾着日兵殘忍的吼聲，開門，

快開門，快，快的開門，開門。

母：你來照顧暈了頭，我來求他們（開門）（兩日本兵端槍上）

日兵甲：怎的不開門。

日兵乙：你們什麼？開什麼的。

母：我的媳婦瘋了，我們要進不開。

日兵甲：什麼的，花姑娘。

日兵乙：花姑娘（近前撲倒的臉，突然抓住乙的衣領）

母：是你，是你，你殺死我的媽，你殺死我媽的。

日兵乙：（不防的吃了一驚）怎麼的，你怎麼抓我軍的衣領，（猛力推開，舉槍托欲打）

母：（槍上）噠，不能打，不能打，老爺，瘋了，她瘋了，她是瘋子。

日兵問：什麼的，真的瘋病。

母：（瘋狂的去奪甲的槍）你，你，你不能殺我的，不能殺我的爸爸，你的刀呀，你不能殺我的

爸爸。

日兵乙：（急忙推開母），你搶我軍的槍，（隨手就打）

母：（急忙的來拖風）快放手，快放手，

母：老爺不要打他，他是真瘋了，饒了他吧。

日兵甲：瘋子，瘋子，（注意長發）壯了，壯了。

日兵乙：（推開風從長發）走，壯了走。

妻：老爺，我有良民證，我有良民證。

日兵甲：隨手扯下良民證丟在地下。什麼的良民證。

母：（急忙拾起良民證跪下）老爺，他有良民證，我們五塊錢買你們的良民證，他不能去，他不能去。

（能去。）

日兵甲：走走，一再接任長發不放。

日兵乙：走，走，走，放開。

鳳：（瘋狂的去抓住了乙就打）你不能殺他，你不能殺他，他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

日兵乙：（回手給鳳一鎗，八路牙痛，（鳳不整倒地）

母：哦，你們殺了他（放開了長發，去扶倒在地下鳳，甲乙呢攙扶長發。）

乙：走，走，（長發奔爭扎欲向母親）

甲：（我力推外門）走，不走，打死你。

母：（發覺轉身再來這兒子）不不不，他不能去，他不能去。

（母進至門邊，就甲猛力推她在室內，母昏倒在地，甲乙揹着長發出去，隨着長發慘慘的叫

媽媽和潘麗聲漸漸去遠，李張悄悄從內出，急忙扶起母親，張稱向門外探望。）

名：王大媽，你醒醒，王大媽。

母：（醒轉過來）（大哭）哦，長發，長發，我的長發啊。

名：王大媽，不要哭了，孫子現在地步，哭也沒有辦法了。

母：哦。一家都完了，我一家全完了。

乞：對了，你一家是完了，早過我們一家一家都要給他們毀完，他們逼你下山來，在他們手裏做

順民，過太平日子，現在給你們過了這樣的太平日子。

張：（進來，李大奇，我們快走吧，乘有空我們快走吧。

乞：好，你，你回家嗎？

張：不，不不，我現在不能回家，我要跟你去，你要帶我去到山裏。

乞：好，走吧，（轉身對母）王大媽，在這種緊急的時候，我也無法帶你料理這些事了，我們要去。

母：李標：你們馬上就回去嗎？

乞：王大媽，這實在是對不起，我下山來有要緊的事，不能多耽擱，現在我也不好出面，來替你料理這些事。

母：不，不是說這些，李標，你是不是馬上回到山裏去。

乞：是的，我馬上就回到山裏去。

母：好，我們跟你們一塊去。

乞：什麼，你跟我們一塊去！

張：老太太你怎麼推出去，我是要跟他們去打，當游擊隊。

母：我什麼都完了，有這降老命，我要回到山裏去，你們有臉，你們有人，我要我的兒子，我要

跟他們報仇，我要回鎮山裏去，李福，你要帶我去，你要帶我去。

名：好，就一道走吧。

張：李大爺，她也去啊。

名：是的，鎮一摸吃了鬼子的虧，他會一樣的跟我們幹的，來，我們扶他走吧！（幕下）

# 漢奸

張統后

時，現在。

地，戰區——接近敵人的某鎮。

人，梁伯銘，某鎮的「鄉賢」，惟懼，保守，五十多歲。

梁夏氏，其妻，辭性較強，五十多歲。

梁長實，其子，熱情，果敢，實樸的青年，二十四歲。

夏繼華，梁伯銘的漢奸，四十餘歲，梁夏氏之弟。

黃大連，貧窮小利，好喫香菸且有點神經質的女人，近四十歲。

梁有才，其領自衛團糾紛隊長。

自衛團團員 A, B, C.

長，梁伯銘家一間外室，室內有門二，一臨街，一通後院；另有窗一。這個窗子打開，可以望見：「街頭行景」（但那是隱蔽的。）室內家具，俗而不陋。

幕：梁伯將由滑一袋旱烟管，在室內恭伺的靜靜。這「驢」，不是神士吃飽了飯室內的散步。從他那步調的靜靜，從他那烟管二次接一次的「呼」聲，他聽着，他可以憑經驗知道老驢是隱在二種困苦中，他拚命思索着那最困難的辦法，不得要領，煩燥，苦惱，恐懼，猶慮……像無數虫蟻在他心上爬行着。

他的目光不睜睜着室內陳列的所有物件。每一次打量便不禁作的一聲深長的嘆息。他有點兒疲倦了，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梁伯：（以下簡稱「驢」）唉，怎麼是好，怎麼是好！唉……

（稍停，驢想起了什麼，急從椅上起來走到通內院的門前）

驢：（敲門）梁，（沒有人答應，改口）梁，（他敲他娘，梁對他娘）

梁夏氏：（以下簡稱「梁」）（在內）什麼事啊？

驢：梁實在後面嗎？

梁：（在內）怎麼，他不在外面？

驢：咳，咳，在外面還問你。（喪氣的，還回來）又走了，又走了，又走了，唉——

梁：（上，沒頭沒腦的插上來說）誰說呢？誰還不走？像你這樣昏頭昏腦的，特在家里沒事操的？——該怎麼辦，快拿出主意來吧，不能再罵虎了！

驢：咳，咳，怎麼辦，我知道怎麼辦？你叫我一個人把這麼一個家駱走不成？

梁：我看你，還死樣怪氣的！——把個驢烟袋丟一丟吧，（耷下伯驢手里烟管）真的，你不濟

……

錯：你說我不着急，咳，咳……

梁：急？還待在家像沒事人？告訴你：周家昨天走了，他二姨今天也走了；街上，十家店舖人家

……關門，看樣子，三兩天日子就要打過來了，再不走，什麼都完了！

錯：你當我不知道？

梁：知道就更好囉。

錯：可是，唉，怎麼走呢？

梁：我不明白你什麼意思，走，走，走，走，走！

錯：咳，咳，這些東西就搬掉不要了嗎？就說房里的衣、帽、鞋、襪，廚房里的鍋、碗、盆、竈

……，這樣不是錢買來的？

梁：趕快把他運走啊。

錯：你說得容易，什麼打草這些東西可以運走，最要緊的田地房產又怎麼樣辦？

梁：……

錯：還是請家好說代辛辛苦苦掙來的呀，我們鎮年衣食用度也完全靠着這個呀！

梁：……

錯：你們這些人真！只知送禮呀叨叨呀，就不想想事情難處。

梁：你別這麼說說有勁，我問你：是家重要，是人命重要，日本鬼子來了，把我們都殺了，





自己吃虧，不會打得過來嗎？

樂：你這話，便聽信他的話。

樂：你這話，便聽信他的話，叫你自己說，前兩天轟隆隆大砲聲音，現在可還

聽見了？日本鬼子不退下去，大砲聲怎會停止？

樂：昨天夜裏，我好像聽見砲聲。

樂：只聽得砲聲，沒有聽得砲聲，就是那時候說的我們地勢好，日本鬼子不能打過來讓——嗚，我

看你還是不用還聲急，再等等看吧。（又走到椅子前坐下來，伸手拿起旱煙管）。

樂：（遲疑了一忽，似乎覺得伯錫的話有點理），可是別人家都紛紛走了。

樂：（那些掛里掛人，說不在氣，我們就聽那些人的說呢。）——陳大爺那連不想滾老嗎？就是那

些小兒，沒出息，一聽兒孫家聲，慌了不得像的。

樂：（更被教化了）你的話，也說得是。不過，依我想，總是早走的好，要是一天突然日本鬼子

打過來，事到臨頭，來不及跑，可不糟了。

樂：（有見地的）嗚，我看也不見得糟。

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樂：我的意思，日本鬼子未必就使一般人說的那末橫行霸道，俗話說得好：「冤有頭，債有主

誰要安安份份的，不反對你牙婆娘的，怕我這老百姓，不怕沒有平安日子過。

樂：你這話一看意思？你以為在日本鬼子手下會有平安日子過？怪不得你東摸西扯的，總不想說！

「老昏頭！這價值查想天開呀！誰依這麼說，那裏還會有成千累萬的農民呀？那些成千累萬的農民與老年小孩子難道不安分嗎？——你可不能害我們，我一定要與實際我立刻就走，你

不走？你就在案頭死！（轉身就走。）

鎮：（轉身站住）我明白得很。

梁：（我是這麼想，未必這麼做啊。）

鎮：未必？你的家誰能說得準呢？

鎮：（唉呀，你真是太不能體諒人，我那里是一定不肯走，實在是這麼一大家田地，房產怎能叫人

忍心的白白丟掉呢。）

（敲門聲）。

黃大嫂：（以下簡稱「黃」。在外）梁大媽。

梁：（嗚呀，是黃大嫂嗎？）

黃：（在外）是啊。

鎮：（這個女人跑來幹麼？）

梁：大概是來報告我們什麼消息的。

（梁夏氏開門，黃大嫂上。）

梁：大嫂，你此窮怎有工夫下！

齊：（有點慌張的）大媽，你進來，門，讓我來關。

梁：好。

齊：有什麼事麼？

齊：你別怕，老人家，胆子怎麼這麼大，到今天還在家待着！

齊：我正在和他吵着走呢。

齊：是呀，快走吧。像我們這樣窮人，担起，走不了，還東竄西竄，拚命設法呢。你們獨自在

梁：天機，外面情形究竟怎麼樣？

齊：連透了，大家都紛紛的走了。

齊：噢，噢，那些大個是……

齊：我從來沒說不要緊，任你舉子要打這里，總會吃虧的。

齊：這話是大少爺說的嗎？我說，你兩位老人家別見怪。

齊：沒有關係，你說好。

齊：大少爺究竟幹什麼，什麼事情都不大仔細，聽了別人話，就信以為真。——我知道，他單是

聽那個高第裏說的話，你想當兵的怎肯說自己會打仗呢。

齊：你不知道，一定會打敗仗呢。

齊：天機，你老人家想想，多少大地方都被日本鬼子佔下了，我們這種小鎮市道會保得住嗎？

梁：大嫂的話真是入情入理，崇實他爹，我對你說，你要是捨不得家，你就死在家——

錦：嘖嘖，這，這是什麼話。

黃：大媽，都別生氣，大爹是知書識理的人，什麼事不明白呢，本來這事情也叫人太做難，這麼

大的家產，怎又能叫人輕輕捨掉，不心疼？

錦：嗻，是啊——

梁：你——

黃：大媽，你不用急，大爹，你聽我說，家產也要顧，人命可更要緊，日本鬼子到一處，就燒殺

搶，掠——

梁：我剛才也這麼跟他說，他還不信，想在日本鬼子手下過平安日子——

黃：咳，這那會有的事，大爹，你千萬打消這個念頭。依我說，暫時把值錢的，要緊的東西收拾

起來，帶在身邊，先到城裏避一避；笨重的不好帶走的東西留在家里，顧一個人看着。這些

時候，要是時局平安了，再回來，東西不會少了一件，如果日本鬼子打過來呢，家產那也只

好不說了。可是，人也免得哥哥的頭顱遭受殘殺呀……大爹，你老人家想，我的話對不對？

錦：對是對，不過——

梁：你爽快些快說一句吧，不要又繞圈子！

錦：一時到這兒我個可靠的人，來代我們看家吧？

黃：如果不能棄，我騎殺勢的。

梁：那再好沒有了。

銘：那末，你要多少工錢呢？

黃：那，還用做什麼呢，太多，你太客氣了。

梁：大嫂，那能白累你，你家道也不好。

黃：這樣吧，把這老人家存的米給我租兩担，有的吃，就成。

銘：兩担米……

梁：就這麼說吧，不要再鬧那阻攔了，你趁快去叫婆婆，我就到後園收拾東西。

黃：對，趕快收拾。

銘：唉！……（聽得那清涼涼的步子向外走去）。

黃：你就收拾東西吧，我來替你忙。

梁：（大驚）……我拍這放槍了，請你替我在前面看門吧。

黃：（倉皇的）。好好。

……（梁更低下）。

……黃大嫂一個人在室內，無聊的，不少實在是有意的，望望這個，摸摸那個——正要把一件

……村裏東西往衣裳箱……

……搬運……（以下簡稱中……在外）。巧極了，巧極了，巧極了，嘿……

銘：請進來談吧。

（夏福孝和孫伯銘上。）

黃：懶了，夏三爺，格客呀！

孝：黃大爺，你在這兒。

銘：擺茶，你坐。

孝：不要客氣，對你這兒，像在家一樣。

黃：三爺，一向在那兒，貴忙得很吧？好久不到我們鎮上來啦。

孝：我還不是鬼跑替別人做事。

銘：倒像這樣熱心助人，真是少有，二年到頭總是忙忙亂亂的替別人做事，「噯，這就叫做

著多勞」。

孝：天生這副怪脾氣，總是好替人多事，話幹可談不上，嗚呼……大姐跟崇實怎麼不見？

黃：三爺問大姐嗎？——

銘：均在後面。崇實現在一天到晚不歸家——

孝：啊？你怎麼崇實在外亂跑，這是什麼時光？

銘：是呀，三爺，這個時光，我們鎮上人向坡里跑，還跑不送呢，二爺怎麼倒跑到我們鎮上來

呀？

孝：我媽，就是聽說道兩天時局亂，這兒跟火線很近，替這里親友非常擔心，所以特地跑來看

看呀！

黃：三爺心腸真好極了，怎不叫人敬重，

李：那裏，那裏，嘿嘿……

梁：（在內）大姐，你來幫幫我忙啊。

黃：大媽，你出來，三爺來了。

徐：梁實的三舅來了，你出來。

（梁夏氏上。）

李：大姐。

梁：呀，你來了，來接我們進城的媽？

李：呀……是，是的。——大姐，你瘦啦。

梁：這該提心吊胆過日子，已經就夠我熬過啦，再加上他父子兩個壓我，怎能不瘦呢。

（笑）伯爺，怎麼你欺侮我的大姐，我可不答應啊。嘿嘿。

李：（笑）。嘻嘻，哈哈……

梁：不要說笑話了。三舅，你家後面三間大屋打掃乾淨沒有？我們去就住在那里。

李：你們要到我那兒去？

梁：是啊，你還不知道？

李：知道，知道的，好的很，再好沒有。

梁：今天趕得及嗎？

卒：呸，這兒離城有五十里路，就是立刻動身，恐怕也要摸黑才能到。而且你們一定要帶很多東西。

梁：當然囉，怎能不帶東西。

卒：那，那不方便的很。

梁：有什麼不方便？

卒：唉，這一路來來去去都是兵，到天黑時候，你帶着這些東西，碰着那些丘八太爺，那不太危險——

黃：大媽，三爺說得對，當兵的有幾個是好人，他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

梁：所以我就不必太性急。

梁：你又來了，——我看我們領上這些當兵的，都很講情講理，非常和氣的。

黃：面上很好，你聽得他們胸膈裏都懷着什麼鬼心眼兒呢。

卒：俗話說好：「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當兵的就沒有一個好東西！——呃，我問你們這

兒有多少軍隊？

黃：三爺，我知道，住有二旅人，旅部就在三官廟。

卒：旅部就在三官廟？——這兒住一旅人，可不算少了，不知陣地築得怎樣了？

黃：什麼叫陣地呀？

卒：陣地，就是——戰壕。

黃：賊寇，兵士隊發覺自衛團地方，是哩！福過白虎山。

翠：大機，真精明，真機心，一個男人想計都計，知道那多哩。

黃：（得意忘形地。）三爺，可別太捨我，我不知知道什麼。

是我這兒東角大馬嘔，也在挖溝設法哩，自衛團里有許多人，丟掉家里活不幹，天天扛

着鐵錘鐵鎚跑到那兒去幫着軍隊挖戰壕。

翠：噢，可是，大機，你這些話不能在外亂說的，要給漢奸聽見那就壞事咯。

黃：在外面我是不說的。

翠：你們扯到那兒去了，究竟我們今天能不能走呢？

黃：去，去，真機心——

翠：緩一天吧，沒有關係的。——曉，伯銘，我剛才聽黃大機說自衛團——

銘：唉，你不要提自衛團了——

翠：為什麼呢，自衛團一定對你們有許多好處了，怎樣情形，告訴我好嗎？

黃：什麼好處？

翠：豈但沒有好處，反而是我們死了許多錢，出了許多糧食。

黃：這樣說來，那你們幹麼答應？

銘：那怎麼實——那孩子，唉——

翠：是怎麼的主意，對不對？——我想，你這麼大年紀了，在地方上問了多今年的事，什麼事還

不明白，怎麼給的小兒子。

白劍雨：是勞你這地方的人，是鬼日本鬼子打過來，他們跟中國軍隊合在一塊，還要跟鬼子

開仗呢。

黃：真的嗎？

白：怎麼不真，大家都有傳說。

白：這些個鬼人連的小影子，給殺得在老遠那上着孩子，身死味！

白：今天這買賣，給命我也不肯他到白雲廟去了。大夫說要不說，我還睡在鼓里呢。（指旁位

鈴）你是你，那大茶放在他。

白：嗚呼，嗚呼，又是我不好，又是……唉，想嫁我的兒子，總到不是你的兒子！……

白：你個人別吵了，怎麼不許舉實再到白雲廟去說去了。

白：兩枝槍，也得叫他拿回來，你聽見沒有？

白：什麼？鈴？

白：鈴，我到家請支槍，也得舉實拿到白雲廟去了。

白：我還有呢。現在一發發完槍要費力二百塊，一發北真一發可以買到二百五，就是發完不用

錢，把槍賣掉，多弄幾百個錢，裝在身上，比那地方好些。到白雲廟去，不想白雲了，恐怕還

要請小命呢。

白：我一定叫舉實拿回來。

黃：那麼麼成呢，大爹。我聽說，自衛團總合只有百來支槍，還吵着不够用呢，要是大家把鎗都抽回家，自衛團，不就散夥了嗎？

梁：管他散夥不散夥，我們東西，我們就要拿回來。

辛：對，這是正大光明道理，誰能說個「不」字。大家都把槍拿回去，叫自衛團散夥，更好。

黃：三爺，那爲什麼呢？

辛：這個自衛團不會成事，反會壞事的。——（忽然遠處湧起一陣軍樂歌聲：「你們拿槍桿的快向前跑，我們拿鋤頭的來挖戰壕……」歌聲漸近，又漸漸下去。）

梁：這是什麼人在唱歌？

黃：就是自衛團的那些挖戰壕的人，回來吃午飯換班了。

梁：呀，提起吃飯，我半天只顧在這絮絮叨叨談話，三舅一清早就從城裏跑來的；早就餓了，我得做飯去了。（轉身下。）

辛：大姐，不忙。

錦：天不早了，該做飯啦。

黃：真的，天不早了，我也回去了。（兩要走——）

辛：唉，大姐，何必走呢，再談一會，在這兒吃飯好了。

黃：（吃吃的想答應又不好意思答應，一雙眼盯住梁伯齡。）

錦：唉，夏三爺要你在這談一會，你就不必走了。我家還多你一個人吃飯嗎？

黃：（怔怔的）那怎好……

卒：大嫂，人家都打算逃難去了；我問你，你怎辦呢？

黃：那……（忽然倒運）這窮人有什麼辦法呀！

卒：那末，你不怕嗎，日本鬼子是要殺人的呀！餓殍遺食生呢，你難道不顧命嗎？

黃：誰不顧命呢，可是——

站：噯，這卒，日本鬼子當真是見人就殺，窮凶極惡的？

卒：你以為不是嗎？

站：我，我總有點疑慮。噯，這卒，你是個有見識的人，我把我的意思說給你聽聽，不對，你可

不要見笑。

卒：那兒的話，你儘管說好了。我想你的意思一定不錯，非常有道理的。

站：我想日本鬼子是到中國來打天下的，打天下，能不要老百姓嗎？到一處，就犯一處老百姓殺

完了，那末你得了中良天下又有什麼用呢？要殺，也不過殺那些反對你的人，你豈是不

是？

卒：噯，似似，似似，似似，你真有見識，真是最明白的人！——日本人是要打中國

天下的，打中國軍隊的，跟我們老百姓有什麼仇恨呢。有些不懂事的人，見他來了，就閉閉

戶，把東西搬起不賣給他們，甚至於勾結中國軍隊打他們，那樣一來，你跟他過不去，豈他

殺你嗎？



黃：……一會，我跟誰管他娘這麼說，他還罵我奇想天開——唉，女人見識……

李：告訴你們，那些被日本人打下的地方，很多人不俱日子過得非常好，簡直發財了呢！

黃：那是什麼原因呢，三爺，快告訴我們。

李：很簡單，就是願意幫他做事。日本人可真有錢啊，那像中國官家那麼窮，總是向老百姓要

錢。

結：想到做民國老百姓苦處，真是叫日本人趕快打過來，換一個朝代倒好。

李：日本人一定會把中國天下打下來的。單憑人家財物多麼厲害，中國軍隊也抵不住呀！中國

許多地方，現在不是已經被他們佔下了嗎？你們該知道的，那個頂頂大名的汪精衛，現在也

投降日本人，替日本做事了。——這才是眼睛是死的人。

結：汪精衛，人家都說他是漢奸呀！

李：呀，漢奸……只要做的事，對於自己有好處，管他怎樣罵去！

黃：三爺，你也替日本鬼子做事嗎？

李：呀，少胡說八道。——日本鬼子？都是一個鼻子兩隻眼，比我們還要神氣些呢！什麼鬼子不

鬼子！

黃：三爺，你別見怪，我是跟大家說順口了，三爺，你看，我能做什麼事呢？

李：什麼，你想替日本人做事嗎？呀，你胆子可太大了，梁太爹要是跟區長或是自衛團長說一聲，馬上你的命就不要了……

銘：哦，哦，擺手，你把我看得太糊塗了。就是我自己也打算——

亨：打算怎樣？

銘：如果有……哦，哦，擺手，你這明白人，我何必多說呢。

亨：哦，哦，這算我今天沒有白跑，哦，哦。——好，黃大嫂，你過來，今天你在晚飯以後到三官廟那邊，把按部通前領牌地給憑給憑剪斷了（從身上掏出一扎傳單）。再把這一扎傳單在鎮上各處散了，首先我就給你這日本志給西前，幫第一個大功。——現在，打開皮篋，皮篋裏裝着很多鈔票，故意露出，誘惑那些兩個貪婪的生物，落進設好的圈套。先拿兩塊錢去，事成之後，還有。

黃：（膽戰的，擺伸出手去又不致伸出手去）。

亨：怕什麼，拿着好了。

黃：（仍在迷魂陣里似的）三哥……（接過傳單和錢）。我……

亨：不要多說了，去吧。

黃：走了（轉身欲走——）

亨：當心點，露了相，吃了虧，那算你自己倒霉！

黃：是了……（下）

亨：真是，這些沒出息的人，總歸是沒出息，平常到處想弄錢，弄不到；一旦發財機會到面前了，反倒發了瘋病似的，拿不穩了。

錯：唉，這些人就是這樣沒有出息。

卒：伯錫，我知道你是挺明白，挺有主張的人，現在，我爽爽快快告訴你吧，我是日本皇軍里的  
薩井聯隊長特地派來的，皇軍打這里，打了多少天打不下，非常着急，很想找幾人做內應，  
我就想到你，在地方上很有面子，說起話來，除了一些愛瞎鬧的小夥子，大家都相信，所以  
我就在這升聯隊長面商，把你推薦了出來。

錯：你推薦我？

卒：是的，薩井聯隊長非常贊成，他說，你要當薩井里吞皇軍幫忙……譬如說，裏能拍自衛團  
換了。將來皇軍打過來，一定派你做維持會會長。

錯：維持會會長？

卒：維持會會長可不小呀，就像縣長……起碼也像區長一樣。

錯：攝事？我一個人恐怕不成呀，要拍即大爺我理，叫他也弄上幾條錢。

卒：陳大爺，陳德堂嗎？

錯：是的，陳，就是他，他一向就和我非常相投的，他一定願幫幹。

卒：好的，好的。我們就找他談去。要是他答應的話，就由你兩個合寫一封信給薩井聯隊長，  
交我帶去，那就更妥貼了。

錯：我們就走好不好。

卒：好的，好的。可是，到那兒，你千萬別性急，一下子就把什麼都說出來，見我眼色行事好了。

。——那末，我們走吧。

（個人辯辯欲罷）。

結：我想起來了，真大段，那個女人毛燥的很，別給人看出馬脚來吧。自衛團里的糾糾隊，都是些風流鬼。

李：沒有關係的，我們在什麼邊境可查呢？金真連累到我身上，靠靠你在地方上的面子，王區長和自衛團還能怎麼樣，走吧。

結：稍等一下，我向崇實他娘招呼一聲——崇實他娘，我和他三舅出去有事，一會兒就來，吃飯等一下。

李：（在內）。飯已經快好了，吃了再出去吧。  
結：一會兒就來，不就遲久的。

（兩人同時下，舞台稍靜片刻。崇實實上）。

崇實：（以下簡稱「實」。）怎麼沒有人，媽。

李：（在內）。崇實回來了嗎？（張氏上）。

實：爸爸呢，出去了嗎？

李：剛才跟你三舅出去了。

實：三舅什麼時候來的。

李：來了好半天了。

實：他來有事嗎？

梁：來接我們進城的。

實：進城？

梁：外面風聲這麼緊，不進城，還待在家裏等日本鬼子我來嗎？

實：媽，我不是對你說過，此地不要緊，只要我們老百姓和軍隊合作起來，日本鬼子不會打過來  
的。

梁：我可不信，你在外面受了別人騙。

實：還是那兒的話。

梁：其實，你別死心眼兒，自衛團有什麼好講，家也不管，一天到晚就遠在那裏，從今日起，  
可不准你再去了。

實：媽，你聽了什麼人的話，一進門，就對我發皮氣。

梁：怪我對你發皮氣？你想想，你該不該，把家都弄成耳門後頭，幾乎連自己命也不要，儘混在自  
衛團里，還想跟日本鬼子開仗……

實：詞這樣時候，人還是只顧自己身家，不出來盡力想法跟日本鬼子拚命，全中國不是幾天就

：給鬼子佔去了！

梁：你，說什麼話，難道就爲了國家，親老子親娘都不要了嗎？

實：媽，你別氣生，國家保不住，做了亡國奴，老子娘被日本鬼子欺侮，屠殺，也沒有辦法了，

：媽？保住國，才能保住家呀！

梁：我可不想你翻牆掉壁的，無論怎樣，你不准再到自衛團去。

實：把我留在家幹麼呢。

梁：明天跟我進城去。

實：你跟爸爸一定要進城，我并不反對，可是，我不去。

梁：你不去，難道我同你爸爸這命比你還貴重些嗎？孩子，你別再囉我了。

實：媽，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不是囉你，父母疼愛子女，子女又怎不疼愛父母呢？可是，媽，

你該知道，我們中國已經有千千萬萬像我們這樣快樂家庭，被日本鬼子毀壞了。難道有家呢

。難沒有父母呢，我們要替全中國所有家庭想想；所有父母想想呀！我們不能太願自己了！

媽！

梁：梁實，你簡直發狂了，這是一個人的事嗎？你一個人就會拍日本鬼子打跑了嗎？

實：當然，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是全中國人的事！可是，我一個人也有我一個人的責任。人人

都盡了自己的責任，日本鬼子還敢在我們中國橫行霸道？早就被我們趕跑了。

梁：你以為別人都像你這樣嗎？

實：我相信凡是還有心肝的人，都像我樣的。

梁：您末，我還聽說有些人替日本鬼子做事呢。

實：那是漢奸，是出賣祖宗，喪盡天良的漢奸，不算人！不是人！我們有許多地方，就因為漢奸

搗鬼，才丟了的。這種東西，比日本鬼子還可恨！

梁：幫助外人打自己，這種人真是沒有良心。

實：媽，爸爸到那兒去了？

梁：老是問你爸爸，有什麼事嗎？

實：我想跟他商量商量，再拿幾個錢出來，補助自衛團——

梁：啊？你又來了——

實：媽，你聽我說——

梁：我不耐聽，你別跟我提自衛團一個字。

實：爲什麼呢？

梁：你別問，我不跟你囉嗦，我提一句，你會回我十句，終於說不滑。

實：媽，你……

梁：不要多說。等一會你爸爸回來，就叫他到自衛團去，把我們家那支槍也拿回來。

實：媽，這千萬使不得！我們把槍拿了回來有什麼用呢？

梁：沒有用，賣掉他，幹麼白白的送給別人。

實：並沒有送給別人呀，放在自衛團里——

梁：跟日本鬼開火是不長？

實：那，那件事情太遠了……

媽：還請我嗎？我早認人說了。——崇實，你可別教媽媽太傷心了。你要知道，我跟你爸爸，都是五十歲以上的人了，只有你這一個寶貝……

（外面忽然響起一陣狂風，叱罵聲，鞭撻聲，哭聲，鬧成一片。）

實：媽，你聽——（跑到窗口，打開窗扇。）

媽：什麼事呀！

（室內驟靜下來，母子等都凝神諦聽聲外——外面：——）  
自稱團圓員。

A：我老早就看你不是個好女人。

B：打死他！（鞭撻聲）。

實：媽成哥，別打我呀。（哭）。

C：誰打他？要宰了你呢！

實：這是青天嫂聲音嗎？

實：媽，你仔細聽。

實有才：別打她，叫她說，這東西是那兒弄來的。

實：快說！

實：不說，再打！

實：我說了，我說了。

C：說呀！

實：是萬三爺交給我的，給在梁大爺家裏。

實：呀！

笑：你白給他的嗎？

實：他給我兩錢呢！

C：得了兩塊錢，就這麼好了。

笑：還叫你做什麼？

實：還叫我，把電燈拆斷！

A：不限區說了，找梁大爺去！

B：梁大爺也做了漢奸！

實：媽！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笑：什麼事，我一點不明白呀！

實：不許亂說，這里就找梁大爺家了，見了梁大爺，請問得明白的。

B：憑，找梁大爺去！

C：天王老子，做了漢奸，也不能放過他！

實：啊，他們來了。

梁：什麼人來了。

（門外一陣雜踏即步聲。奚有才，自衛團員A、B、C，捧着黃大綬，蜂擁而入。）

C：黃大綬那去了。

奚：問問。

實：奚隊長，什麼事？

黃：大媽，你趕快救救我明生（大哭）。

實：你別給嚇把黃太婆嚇起來了，打成這樣樣？

黃：大媽，你開導自己好了。

實：奚隊長，你快說，究竟什麼回事？

奚：是我回家去吃飯，隔壁門樓樓下就遠遠的看見她，在東邊大路口，鬼鬼祟祟的東張西望，一會兒從身上掏出一張單，往地上一丟，一扭身忙忙走了。我跑到那兒，在地上，我，原來是揭發反動傳單。立刻我就喊喊站住，問她做什麼的。究竟做賊心虛，一嚇我，不出聲，問我，我將拾起的這種反動傳單，一看，我說這是你放的嗎？她雖然嘴里不承認，臉上顏色可變了。我就老實不客氣的向她身上搜查，這兒一扎傳單就被摸出來了。

實：這查出什麼沒有？

奚：還有一把剪子，大概是留齊剪電線的。

實：那說這工作要及時檢舉的嘛，大爺，奚。

奚：是！

C：是夏三爺！

梁：不能亂說呀。

黃：火燭，是的，是三爺叫我做的。并且大爹還在面前呢！

梁：那兒來的事。

黃：媽，你何必爭執呢。是真是假，一會兒爸爸跟三舅回來，就會清楚的。

梁：那末

黃：你們在這兒等一會。李德成。

B：有。

黃：你先到團里去通知陳主任，請他派幾個人出來在各路口巡邏著，要是看見梁大爹和夏三爺，就把他們一齊逮住，帶到團里去。

B：是。（欲下。）

梁：（在外。）噯，這才叫做老薑辛通呢。

梁：梁大爹回來了。

（梁伯齡及梁字上。）

B：大爹回來了。

黃：爹爹

黃：三爺，大爹，趕快救救我呀。

(同時地)啊！

李：伯爺！我走了，呢，我——(慌忙轉身欲下。)

實：三舅，別走！(追上前去，用力的把李抓了回來。)

結：紫雲，你，你要幹麼呀。

實：多珍，你們自己做的孽，你們自己明白！

李：紫雲，你的話我不明白。我和你爹做了什麼事？

實：三舅，別發瘋了，黃大嫂在這里就是鐵證——黃大嫂(拿出傳單，厲聲的)這東西是那兒來

的？(把傳單丟給紫雲，說)

實：三爺，不能怪我呀！我實在被打急了，我說了。

結：這……這……

實：你說了？任你說什麼，管我什麼事。

實：你老人家起不要緊呀，叫我一個人認罪，我就活不了啦！

李：你這個女人，說話叫人莫明其妙。我承認什麼？

實：這船傳單不是你給我，叫我教的嗎？你還叫我認罪，旅部還前線的電線？——兩塊錢我也不

要了。(哭。)

李：這個女人，簡直胡說八道！

實：三哥，事到現在，不必嘴硬了。——來，給我搜，搜出證據來，看他還有什麼話說！（自衛

團團員A.B.上前搜查夏蓋亭身上衣袋。）

實：畢竟，你太胡鬧了，你不能這樣對待你舅舅呀！

實：我不是對待舅舅的，是對待漢奸的！

A：（從亭身上取出一封信。）這里有一封信，

實：給我看看。（看信。）——

「恭請耀亭兄台轉呈陸井驛隊長勛啓。尊厚（此信。）廉井驛隊長大人勛鑒，久聞舉軍聲威，如雷貫耳，股股驚寒，不啻大旱之望雲霓也。今幸承耀亭兄轉示尊章，囑顧民伯銜等即速破獲此間中國軍事交通；敵沈首，搖動社會秩序；更設法解散武装自衛團體，以便皇軍早日光降，諸當竭盡精誠，並序辦理。尚祈大人即日策馬揚鞭督率麾下前進，願民等焚香頂禮以待。肅此恭前戎安！版民梁伯銜陳德運頓首拜啓」。還有甚麼明的？——給我統統綁起來！

速送團團里去！

實：不大家務識。

實：缺點！

團員A.B.C.突有才取出證據分別上講縛住伯銜陳德亭。）

實：我是你爸爸呀！

實：誰實？你發瘋了嗎？！



抗敵演劇隊第八隊  
獨幕劇集

第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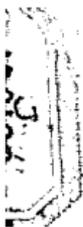
編者 政治部抗敵演劇第八隊  
出版者 戰時出版社  
代售者 各地五五書店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出版

220  
2377



S. 37